

郭沫若選集

# 郭沫若選集目次

## 小說

|       |    |
|-------|----|
| 楚霸王自殺 | 一  |
| 葉羅提之墓 | 一七 |
| 孟夫子出妻 | 二四 |
| 驅流三部曲 | 三一 |
| 秦始皇將死 | 七一 |

## 散文

|        |     |
|--------|-----|
| 由日本回來了 | 八〇  |
| 前綫歸來   | 九二  |
| 雙黃     | 一〇九 |
| 芭蕉花    | 一一五 |
| 菩提樹下   | 一二九 |

文藝名著：

## 郭沫若選集

全一冊 實價二元八角

編選者 陳 磊

出版者 綠 楊 書 屋

發行者 綠 楊 書 屋

有編選權 不准翻印

## 現代文藝選輯

### 書名索引

|      |       |
|------|-------|
| 魯迅選集 | 郁達夫選集 |
| 茅盾選集 | 沈從文選集 |
| 巴金選集 | 郭沫若選集 |
| 丁玲選集 | 張天翼選集 |
| 老舍選集 | 冰心選集  |

傑文  
作藝

## 郭沫若選集

### 小說

#### 楚霸王自殺

連日的大雪把烏江浦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皚白，對岸的牛渚山白壁山一帶也含着驕矜的意氣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陽。

四處都沒有人的跡，連飛鳥也不見一隻。

周圍的村落因近來的戰事都被人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內看不出一株炊煙，聽不出一句鷄鳴。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毫無倦意的長江和天上的太陽了。

長江滔滔蕩蕩地鼓着他的血樣的水流着。在他沉毅的聲浪中，對於兩岸的白雪似乎在說：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太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裏來。你們儘管挾

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矜矜的意氣，只緊緊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突然，從西北角上，隱隱地起了一片聲息，有點像是從大海的中心不斷的向着岸頭湧來的海浪，不斷的湧來，湧來，聲音逐漸地高，逐漸地明起來了。

是一片雜亂的馬蹄聲。

這馬蹄的浪子終竟湧到了江邊，人和馬都現出了視野來。一共是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

人的鼻孔和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氣柱，雪花在馬蹄下蹴得亂飛。

爲首的是一位大漢，騎着一匹青白的馬。其他的二十六個人，雖然稍有遜色，也大抵是些雄壯的男子騎的馬有黃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們各人都戴着黑盔，披着黑甲，腳上穿着芒鞋，右手拿着一條有紅纓的長矛，左手一個圭形而有虎頭紋的銅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東西都有久經血戰的烙印。

他們拚命地跑着，真像浪花一樣，一湧到江邊來，便停止着，迴旋着，潰散了。

黑色的人和雜色的馬散亂在江邊，就像潮退後的海苔和蚌壳。

他們的來勢雖然猛，但一下了馬來之後，人和馬的情形都是很狼狽的。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沒有受傷的，幾乎沒有。有幾匹馬等騎者一下馬來便向雪堆着的石磯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並不

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他們的長眠。有幾個人似乎腳上受了傷，站不穩，下馬後便把銅盾拋在地上坐着，或則兩隻手把矛桿拄着，其中又有一個更把盾和矛都拋了，踉蹌地走到江邊，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來，就像一條死尸一樣，不動。

爲首的那位高長大漢，有七尺長的光景，算是一羣人中的最倔強者，他的馬也和它的主人相襯。馬像是恨那眼前的長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斷地把前蹄在石磯上蹴，噴着白色的蒸汽，不斷地嘶風。它的主人下了馬後，立在馬旁，面着長江，不動了一會。他接着把長矛豎在石磯上，把銅盾放在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鐵盔解了下來，在銅盾上放着。頭上露着一個濃黑的椎髻，巧克立色的臉下繞着一簇短的黑鬚，頰上受着有兩處傷，帶着兩條黑色的血斑和鬚鬚混淆着。看他那年紀是只有三十歲的光景。

大漢把兩個眼仁在充着血的內眼角上對着，忿恨地把長江睥睨了一下，又向同行的人睥睨了一下。

但除嘶風的馬而外，大家都沒有作聲。

不一會，從近旁的小港裏，有打槳的聲音。

倔強的大漢驚竦了一下，他的兩手把左邊的側腹所掛着的玉飾劍按着了。港裏划出了一隻沒篷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中年人，雖然也打扮着船家模樣，但他的風貌却和

尋常的船家不同，他的面貌清癯，在廣寬的額下一雙眼睛含着智的光輝。

他一直沿着江邊，把船撐到了偏強大漢的面前，礙着了，他在船頭立着，向着大漢打拱。

——「大王」划船者叫着：「我相信我不會錯，你一定就是我們的西楚霸王。你快請上船來吧。後方的追兵恐怕快會到了。」

被稱為「大王」的那位偏強大漢，原來就是自號為「西楚霸王」的項羽，他那緊張的面孔愈見有不可掩的驚疑的神氣。

——「你是誰？」沉宏的聲音向船上問。

——「我是這烏江的亭長，姓名隨後再說吧。這兒烏江的人，學都逃乾淨了，上下都沒有船隻，就只有這一隻小船。昨晚你們到了鎮上，我便趁夜弄了這隻船來，打攔截了，在這兒等你。你快請上船吧，你們昨晚是不該在鎮上過夜的。」

楚霸王依舊驚疑着。他本來是一位木強的人，但因為打了敗戰以來的經驗却使他聰明了好些。他自從由垓上（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敗退下來，趕了兩天一夜趕到了陰陵（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的時候，迷失了路徑。他問了一位田父，田父騙了他，叫他向西走。朝西走去，竟走到了一處大澤，無路可通，終竟為漢兵所追上，格殺了一陣，弄得來手下的隊伍只剩下了二十八騎。他從那兒又折回東走，走到了東城（定遠縣東南）又為漢兵所追及，格殺一陣又失掉了兩騎。他帶着二十六騎，

從東城南竄，冒着大雪趕了兩天，又才趕到了烏江。沿途的村落都是逃光了，他們在路上只好任意闖進人家去，揀了些現存的糧食來吃。他們又都受了傷，實在是有點筋疲力盡了。現在，在劉王心中所恨的，與其是漢王劉邦，寧是那陰陵的田父，寧是那沿途逃走了不肯算食壺漿來迎接他的居民。寧是那看見他敗走着還要下雪來苦惱他的天公。他覺得這天公是最可惡的，而且那陰陵的田父，那沿途的無情的居民，都是天所作成，也就是和他作抗的天公的化身。

——「是的，這天公的化身又來了，眼前的這長江和這位亭長！」

有關過他失了路的陰陵，田父在前，使他感覺到這千巧萬巧地驢船相待的烏江亭長，不外是劉邦的好細。

——「你這船不是太小了嗎？」

——「是的，我就只尋到這樣一隻小船，要載馬時怕只能容得一人一馬。」

——「這條伙，愈見是奸細無疑，他是曉得我不習水性，想把船搖到江心，把我弄下去淹死的！」楚霸王心裏這樣想着，照他平時的暴躁的脾氣，他很想把劍拔出來，把那亭長斬死，他按着劍的手中，筋肉的確也受了命令，這樣動了一下。但接着是「把他殺了又怎樣呢？我不習水性，跟我來的都是北人也一樣的不識水性，結果還是死。」他的腦中樞的命令到這時立刻轉變了。奇妙的是起了一種宗教樣的念頭。

「不行，天老爺終竟是我強，我實在敵不過他。」他的手從劍柄離開，在胸前又起來了。

「大王，一亭長看見他在狐疑而不作聲，又開始敦促着他：『你快請上船來吧，時機不可一刻遺失，你趕到江東去，江東雖然小，還有幾十萬人，還儘可以供你捲土重來。你請趕快上船，就有追兵來，也是找不着船渡江的。』」

楚霸王竟莞爾地微笑了起來。這微笑，他至少是忘記了有一個月的。在最近的幾天，他的心中充其充滿了怨天恨地的怒氣，但他現在卻恬然起來了。

「一亭長，我多謝你。」他溫和地回答着，但又自言自語地接續了下來，操着手只是把頭搖着。「但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抵抗的。天老爺一定要亡我，是不可抵抗的。我同叔父從會稽起事的時候，我們帶領了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轉戰了八年，身經七十餘戰，如今死得來一個也沒有了。我的叔父也早是在定陶戰死了的，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回到東江去，縱使江東的父老可憐我，依然擁戴我，但我有什麼面目和他們相見呢？」

「大王，請你不要遲疑。」一亭長又敦促着：「這兵萬一趕到了……」

「不行，不行。」項羽依然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我們起初起兵的時候，隨處都有人來參加，隨處都有人來歡迎我們，我們是沒有愁過兵馬和糧食的缺乏的，現在不同了，我們到了一處地方，地方逃得一個精空，沒有逃的，連鄉裏的糧田老人都要欺騙我們。這正是天老爺在作弄我。啊啊——」



他長嘆了一聲，把兩手握成拳頭，向空中舉了一下，眼仁對得來幾乎全是白眼，望着天。「我還有這麼大的氣力，便要消滅了嗎？」

——「大王，」亭長又說：「天是助成你的，請你不要遲疑。你身經百戰，仍還健在，不正是天意嗎？」——「不行，不行，」項羽又搖起頭來。「我是曉得的，亭長你一定是好人，但我有什麼面目回到江東去呢？哦，是的是的。」——他這時心機轉了一下，看到了伏在江邊不能起來的那位部下，他指着他說：「那是鍾離昧啦，他腰上受了傷，不能動了，我們就讓亭長把他打救了吧。」

有兩個部下走去把鍾離昧攙扶了起來，替他把鐵盔解了，一臉都呈着土色。他是在東城落了馬，把腰部跌傷了的，因為這兩天沒有得到靜養，痛得來已經不能行動了。

——「還有我這匹烏騾馬啦，」項羽接着又指着他的那匹青白色的馬說：「這馬我騎了五年，我很愛它，它也很愛我，我不忍殺它，這也讓亭長把它打救了吧。」

鍾離昧鼓着他的餘勇，表示他不願意和烏騾馬一道生，他願意和楚霸王一道死。

但是楚霸王叫他的部下強制着他扶上了船去，把他的武器也送上去了，接着，自己去把放在馬鞍上的盔和盾取了下來，把馬拉到船邊。

——「亭長，」項羽叫着：「我把這匹馬送你，請你把鍾離昧和馬一同帶到江東去啦。」馬由旁人的挪助也拉上了船了。鍾離昧坐在船尾，馬立在中腹。但船前船後還有點隙地可以容

得一兩個人，一直沉默着的亭長對於項羽試了他的最後的勸解：

——「大王，我看你的仁心是很可動人的。但我覺得你不好在那種感傷的陶醉裏沈溺。古語說得好：『天道遠，人道邇。』我們應該盡其人道，然後再聽憑天道。只要你把你目前的這種仁心，以後推廣出去，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來，真正正把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頭上，以你的材力專用於救世濟人，我看不要說天，什麼人，都是會幫着你的，江東的父老也一定會幫着你的，現在還不遲……」

在這時候從西北角上又隱隱騰出了一片聲息，和剛才項羽的一羣人馬所激起來的聲音相彷彿。項羽的眼仁又對了一下，其它的二十五個人也緊張了起來，連坐在船尾上的鍾離昧都想要掙起身，然而却掙立不起。

——「大王，」亭長叫着：「不可一刻狐疑，你趕快上船，趕快上船！」

項羽沒有作聲。他的左手把盾牌拿着了。其它二十五名的壯士就像受了命令的一樣，也一同拿起了盾牌。

聲息愈見逼近了，聽得出是一大羣的馬蹄聲，比前次的愈見高，愈見大，愈見雜亂。由那聲息聽來是有好幾百人的光景。

項羽的兩個眼仁愈見打緊了，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五名的壯士不期而同地把劍

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六道和四圍的冰雪爭着寒意的劍光，在朝陽中交織着了無數的虹彩。人馬的聲音總和潮頭一樣湧進視野裏來了。

二十六個人吶喊了一聲，也和潮頭一樣，迎接着湧上了前去。兩個猛烈的大浪接了頭，迸出了猛烈的浪花。

亭長這時候把船離開了岸，隔得半箭遠的光景，又停着了。他爬在烏騾馬的背上去觀起戰來，對着坐在船尾上焦急着的鍾離昧似報告非報告地傳達着他的所見。

「……就給衝進了羊牢的一羣猛虎一樣啦。哦，只見人在倒，馬在倒，敵人潰亂了，就像一羣朝王的蜂子啦。」

「項王呢？項王呢？」鍾離昧焦急着問。

「看不清楚啦……這馬有點囉唆，船又不緊……哦，還在他最厲害，他是沒有戴將軍盔的。」

「……」  
「哦，那不危險！」

「真不愧是身經百戰，力能拔山的大王……二十五個都不弱……哦，真巧妙，真靈敏，真神速。呵，二十六個人就像有二十六隻手足的一個人啦。不是人的力量……哦，只見人在飛，那是怎的啦……」

「項王項王項王沒受傷嗎……」

「……哦哈，他把盾牌也拋棄了，抓着敵人在當盾牌。只見人在飛，人在飛，真像肉彈子啦。他把手裏抓着的人像彈子一樣亂擲，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敵人都閃開了，沒人敢應戰，把他們重重圍困了起來，遍地都是死傷啦……哦哈，黑盔甲倒了幾個，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他還沒倒，但他的頭受了傷，滿臉都是血。他還是提着人在擲……哦，提起馬在擲。他把劍都放下了，一雙手在擲啦，一雙手……他們只剩下得幾個人了。哦哈，黑盔甲絆倒了幾個……地下的傷者在斫他們的腳，他們在地上相斫啦……哦哈，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只剩下他一個了！他還在提着他周圍的死人死馬在擲。一片都是受傷啦……敵人圍着他就像在看戲法一樣，誰都不敢動。他一臉多是血，一臉都是血……他不再擲了。他的身邊只有幾個黑盔甲的尸首，偃伏着一個敵人的屍首也沒有。他現在拾起一把劍來了……哦，你注意聽，他像在說話，他指着一個敵人像在說話……」

項羽激戰了一刻鐘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個人都已經戰死了，他自己的頭上和腳下也受了不少的重傷。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結了。他在那時候，看見了在敵人中的一位和

他一樣魁梧的綠盔甲的人。他指着他叫着，敵人此刻都肅靜了起來。

——……呂馬童，你不是呂馬童嗎？我認得你你穿戴的盔甲是我送你的，是我從前穿戴過的東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現在再送你一點最後的禮物罷。我聽說劉邦懸着千金的賞格，購我的頭首，得到我的首級的還可以封萬戶侯。你從前對於我是有過好處的，我現在就把我這個首級送給你吧。

……

這一片宏大的聲音，幾乎是一句一頓地吐出的，連船上的人也聽得清楚。鍾離昧早已經硬着頸子在吞眼淚，亭長依然還在馬上。

——「阿哈，」亭長最後叫着，「項王刎了喉在一羣黑盔甲的尸首裏面倒了。」

亭長的臉上也懸着了悽愴的眼淚，他不再看了，從馬上下來把船起了碇，向江心搖着。岸上的漢兵們看見項王死了，都爭先恐後地去搶項王的頭首。他們自相踐踏地又踏死了幾十個人。最後是把二十六架黑盔甲的尸首分得五零四碎，搶着一片肢體的就像搶得了一片殘骨的餓狗一樣，各各回頭跑；想去爭奪那一片肢體的人便簇擁着一團跑去。轉瞬之間幾百人分成了幾十團，通同跑乾淨了。

岸上的泥雪中狼籍着一片的劍和戟，人和馬的死尸。

亭長仍然在搖着船，但不是搖過江去而是搖回了岸來。

鍾離昧發生了驚異。

亭長把船搖擺了岸，他到船尾去和鍾離昧並坐着，表白了他自己的來歷。

——「鍾離昧將軍，我現在對你說出真話吧。」亭長鎮靜地說着：「我自己並不是什麼亭長，我只是這兒的一位讀書人，不過亭長已經跑了，我就算是亭長也可以的。我今天本來是沒有懷好意的……」

鍾離昧愈見驚愕了，把劍按着。

——「但你也不要誤會，」亭長忙慰解着：「我也不是漢王的好細。你要曉得，現今的老百姓，尤其我們讀書人，對於項王，那一位還懷着有好意呢？是他自己把民心失掉了。他起初是很好的，很得民心。我們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統制，所以能夠順從民意的項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來幫助他，擁戴他，所以不兩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但是，這是誰的力量呢？……在你或者還以為是項王，這位蓋世的英雄的力量吧？英雄僅是一個人的時候，他的末路是怎樣，今天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的……項王就是因為成功的暴速，他自己生了一個幻覺，他自己以為是他一個人的拔山蓋世的力量，把秦人殲滅了的。秦人的暴政顛覆了之後，他的行動就完全不同了。他入了咸陽之後，把秦人的宮室典籍通同燒光，並連燒了好些民房，又搶了好些財寶，婦女出關，這不比秦始皇的燒書更厲害嗎？他以前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那還可說是坑的秦兵，以

防後患，但他後來對着官軍依然照着老章法，把齊的城郭宮室燒了，把田榮的降卒通同坑了，又俘虜了老弱男女，在別的地方也是這樣，這所加害的不是我們老百姓嗎？這不比秦始皇的坑儒更厲害嗎？秦人亡後這幾年的戰亂，都是他引起來的，他因為自己想做霸王，把楚義帝殺了，對於漢王加以監視，親信秦人的降將，嫉妬自己的同僚，昨天的敵人，只要肯做扶持自己的爪牙，今天便封王裂地。今天的同志，只要和自己的權勢有點抵觸，明天便視為敵人。老百姓這兩年來的苦難，是該什麼人負責的？……所以這兩年來我們老百姓對他，就和從前對於秦始皇是一樣，你要曉得，天下的人都在反對他。我們雖不是漢王的奸細，也可以說都是漢王的奸細，凡是可以打倒他的人，我們都是願意幫助他的。我對你說出真話吧，我今天來，本是想把他誘到江心去，我到江心再把船弄翻，然後和他兩個人同歸於盡，我也是死了心來的呢。我現在這樣說出真話，你就該要殺我，我也是不怕的。」

自充亭長的說到這兒，停了好一會，等待着鍾離昧的處決。但鍾離昧把頭垂着了。

——「不過呢，」他又接着說起來，「據我今天的經驗，我看項王依然是一個好人。我後來也把對於他的態度改了，真的想把他送到江東去。不料他却起了那樣的短見。他的短處是在太年輕，而且——恕我不客氣吧——是有點「不學無術」。我聽說他在小時候，他的叔父項梁教過他讀書，他讀讀武器便丟了。沒有點學術經驗，便要想統制天下，那是一定要壞事的。可惜的是他的叔父太死早了，以後便沒有人能夠駕御得他。這便把他害了，也害了中國，害了天下的百姓……我看他的才器最好

是做一員大將。他不該生出了野心要來做天下的統制者。假使他的叔父不早死，恐怕天下早已經平定了吧。以後他所鬧出的亂子，說來有點傷心，實在傷了我們中國的不少的元氣……人民的死亡在百年之內或者還可以復元，但學術上的損失，怕就再隔千年也不能復原吧。秦始皇燒的書是燒的天下的私書，楚霸王却把秦人存下的公書也一火而焚了。秦宮三月火不滅，你是曉得的，你想，那裏面是燒了多少的書史呢……」

說話者又沉默了好一會。鍾離昧也沉默着，深深地把頭垂着。

——「鍾離昧將軍，但今天的項王對於你和這馬的態度，我真是受了感動啦。一個人臨到生死關頭，能夠顧朋友而不顧自己，實在是很少的。想來你也曉得的吧，我們聽說漢王劉邦在逃難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兒女都要推下車去。這大約是普通人的常情。項王在這些地方却比劉邦更有仁者之心了。他這樣心腸，使能夠推廣，他是決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落的。」

但他始終不悟，他偏以為是天老爺要亡他，那曉得是他自己做錯了，怎麼怪得天呢？天是不說話的。項王名下的是這個天，漢王名下的也是這個天。但是老百姓却要說話，只顧自己的權勢，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殺的路。項王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啦……」

鍾離昧這時候撐着自己的腰幹，好容易跪下去了。

——「項王！項王！」鍾離昧向着天，流着眼淚叫着：「是我們誤了你，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武



人誤了你。我們誤了天下的人，我們誤了中國，中國的元氣在千百年後都不能復元，這不是大大的罪惡嗎？我們是比秦始皇還要該死。項王，你請等着我。」

他用力把腰間的寶劍拔出了鞘來，但是坐在旁邊的亭長却把他的手挽着了。

「鍾離昧將軍，你不要也尋短見。」亭長勸着他，「一個人最怕是不覺悟，覺悟了是有辦法補救的啦。鍾離昧將軍，你聽我說，你是武人，我是文人，但我們做人的標準却只有一個。我們要拋棄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你現在要自殺，已經做到了拋棄自己的工夫，但於人是沒有益處的。一個人要善於利用這個自己，要使自己受益的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死是隨時都可以死的，但應該把死作為自己的最好的利用。我們隨時抱着必死的心去做着利人救世的事，不是很好的做人的路嗎？……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所以把船搖回來了，是想把你引到我家裏去養傷，養好之後好讓你再去盡你做人的責任。現今天下的人還在水火裏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們現在正是需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濟人救世為懷的武人的。你的責任還很重大，不應該做這樣無責任的事……你聽我說罷，項王最後的不覺悟，我看也就在這一點。他曉得不怕死，而且曉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來是把自己裝飾成一個英雄，他始終都是為的他那個「自己」。他沒有想到我們天下的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來。我看你不要再蹈他的覆轍吧……」

鍾離昧被「亭長」挽着的手早已消失了抗拒的力氣，但頭依然深深地垂着。